

无名小镇

文\赵瑜(海南)

在海南乡下行走,除了突然到来的美好景致,迷路也是有趣的,因为语言不通,每一次问路都像是猜谜语一般,往往比划半天才能理解对方的手势。领会一个陌生人善意的指引,像在这人世间捡拾到突然并不属于自己的花朵,无处归还,除了感谢,便只有从那花的香味里体味这乡间的行走与收获。

那天,是下午,我刚从莺歌海的古盐场出来,还没有细细咀嚼那一段黛黑色的历史。天突然飘了小雨。

在路边拦截过路的汽车,下一站,我想去黎族的山寨。去黎族山寨,但具体去哪个山村,不知道,站在路边时便想,只要是来了车,我便要坐上,车到哪里,我便坐到哪里,这样的旅行才有意味。

在小雨里撑着伞等了半个小时,才有一辆车经过。车滑过我,带着一车热闹的海南话停下,售票的是一个老人,一口海南话,见我拿着地图,不由分说地拉我上车,说,这里没有车直接到八所。

八所我是知道的,听这个老人讲出来,总有一股炊烟的味道。那是故乡的味道。我信任她的微笑,然而上车便惊呆了。天啊,这辆车上究竟挤了多少人啊,衣服的颜色让我晕眩,等一下,竟然还有一只羊,看到它,我立即闻到了车上的羊的尿水的味道。车上的座位是被改造过的,除了两边只坐一人的原装汽车靠椅,车厢的中间并排放了两个长木凳子,正是这条凳子上挤满了人。我站在门口,根本没有位置,可是那老人将我往里面挤了一下,说,大家再往下挤挤。往下,她老人家的语言方向感很强,我看了一下那长长的木凳子上的人,有人自觉地挪了一下屁股,一会儿便挤出一条缝隙。老人说开车,便用身子将我挤到了那缝隙上。

这座位真是安全,前后左右都是人。我对面的中年男人抱着孩子,他吃瓜子,不小心便将瓜子皮吐到了孩子脸上,孩子大哭。左边是一个穿着并不落伍的女人,年纪模糊,有很强烈的香水味,看得出,她并不喜欢身边有一个男人紧靠着她。右侧的老汉抽烟,身上有一股浓郁的劣质烟味,车后厢里果然有人想抽烟,被老太太用一句海南话掐灭了。

老太太的话没有听懂,只是听到她说完以后,车上人的都笑了。那笑容真好看,我都想将背包的相机掏出来了,但一直动弹不得,便觉得遗憾。

在一个小镇停了一会儿,有人下了车,但又有几人上了车,那只羊一直在叫。还有人用海南话打电话。声音很模糊,忽高忽低的,我总觉得海南话是一种戏剧腔调,每一个字的音调都有韵味在里面。海南话是一种辽远的声音,像我这样一个从中原来到海南的“大陆人”,总觉得追不上这海南话。

车的终点站也是一个小镇。我和那个抱着羊的人一起下车,那人视那只羊如同孩子,一直抱在怀里,下了车也不放下。老农坐在车上数钱,对着我说了一句:年轻人,往西走有去八所的车站。

我谢过她的指点,便告辞了。我并没有决定要去八所,因为,我觉得,如果要去黎族山寨,或者从这样的一个小镇可能更近,又或者,我就在这镇里逛一下,也是挺好的。

镇上的建筑多是旧的,一户打铁的人家,叮叮当当的声音吸引了我,我在那门口看了一会儿,拍了好几张照片。那打铁的小伙子年轻,光着上身,皮肤黑而健康,露出牙齿笑着,一脸的单纯。修理摩托车的人打扮得像个新郎一样,他的老婆也是新娘子的装扮,欢喜地和修车的人说笑,一会儿进到房间里,一会儿出来。

我最后停在了一个卖年糕的摊位前,是一个婆婆,年纪约五六十岁,却听不懂我说话。我放慢语速,问她多少钱一块。她听不懂。售票的阿婆来了,原来她也要来买年糕吃。只见这阿婆从兜里掏出一元钱,指了指钱,又指了指糕点,对我说,一元一块,你可以多让阿婆加些料。

和别人卖的年糕不同,她的是自己现场加工的,一个平底的锅,她不停地用一个木棰砸着一块米糕,然后将米糕摊开,放入椰肉丝、花生末和黑芝麻,还有一种绿颜色的酱,看上去十分诱人。我要了两块,一口想吞下一个,竟然很烫。糯甜、香、纠缠,这种食物充满了世事的味道,让我觉得好。我走出很远了又转了回来,我决定,还是要问那售票的阿婆,这里有没有小旅馆,我想在这个镇上住上一晚,闲走,观看。

售票的阿婆一边吃着年糕,一边领着我走,说是菜市场对面,派出所的楼上有一家人开了旅馆,一直在装修,但不知是否装修好。派出所挂着大大的牌子,小镇的名字竟然叫做“感恩镇”,我有些惊讶,这海南的乡村名字总是女性的居多,比如瑞溪,比如美兰,原来还有这么西式的名字,感恩。

小旅馆尚未装修好,主人家是将自己的住房改成了旅馆。那主人家热情地介绍,还有其他住宿的地方,比如一个招待所。我便问那旅馆主人,附近可有黎族山寨。对方想了一下,摇摇头,说,还是要去八所,然后再去找。

又是八所。

下楼,那售票员阿婆竟然在楼下等着。我以为她是想要报酬呢,试图掏出五元零钱报答她。谁知她突然说,旅馆没有装好吧。我怕你出来坐车没有车了,我领着你到前面的大路口去坐过路的车吧,有很多,都是去八所的。

那一年,小镇还没有路灯,夜突然就来了。街上店铺里的灯光的余光照着她的脸。我说好啊,谢谢你老人家了。

她便笑着去了,走两步又转回来,告诉我说,摩托车送你到那里要三元钱。我朝她笑着点头,她才又放心地去了。

原来,她的家就在送我去坐车的十字路口的村庄里。她和我一起坐车去,自然省了三元钱。下车的时候,她指着她的村庄告诉我,脸上讪笑着,像占了我巨大的便宜。

然而,直到我离开八所,结束我的行程,回到海口,我一直记得那个善良的阿婆。她跟着我,指着街上的一户人家说,要吃猪,你就吃这家。要住旅馆,就要去楼上寻。

我不知她的名字,甚至,连那个小镇的名字,也渐渐忘了,直到今天写出这段经历,查看照片时,才又找到。那是我一段温暖的旅行,温度适中的老阿婆,安静而又热情的小镇,还有那储满了香味的食物。这一切都显得那么静好、安稳。

时代变迁了,滚滚的汽车轮替代了迟缓的牛脚步,开农

用汽车干活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

当年的许多“车夫”,虽已弯腰驼背老掉牙,但他们时常眷恋着牛车,老觉得牛车有着诸多优点,远比机器有乡情味儿。在一些农夫老屋的前庭旁走廊里,一直安放着那不朽的轱辘、牛鞅、牛鞭、牛角。有的年轻人不解地说:“都什么年代了,还留着有啥用,占地碍路的,劈之当柴烧火算了。”老者却坚决不让,并语重心长地说:“喝水不忘挖井人呀。”

悠久灿烂的牛车文明史拉上了帷幕。那些牛车“遗骸”,虽说尘封,却不忘本,更是感恩,它将成为一种抽象难抹的历史印记,让后人永远怀念着它……

善良的收获

文\陈孝荣(湖北)

最初找到妻子,一见钟情确实飘过了我情感的天空。之后,我就发起了我的爱情追逐。二年之后,我们就走进了婚姻的美丽殿堂。后来,我们同甘共苦,共同经历了苦难与幸福,渐渐地我就发现,我找对了。因为她是那样善良。那种从本性里涌出来的善良势不可挡,成为巨大的汪洋,深深地俘虏了我,淹没了我。这其中,最让我感动的,就是对我父母的孝顺。

我的老家,在鄂西乡下农村。那个叫子娘园的村子边远、贫穷,交通不便。而我的父母却又是灾难连年,本该到了他们该享福的时候,母亲却在我结婚的第二年,也就是我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那一年,突然患了精神病。我也因此失去了母爱。尽管母亲还在这个世上,却从此失去了自理生活的能力,这样,属于我的母爱就消失进时空里再也寻找不到了。

我和妻子在外面工作,在老家的弟弟因为膨胀的私欲,不仅不顾母亲,给她治病料理,还同父亲吵架,想尽办法争抢父母的财产。父母被吵得不能安身,多次提出要跟着我们走。“哪怕是住岩屋,吃野菜,也比在这里强。”每次回家,父亲就这样对我们说。

但那时我们年轻,还处在漂泊阶段,无法将父母接走。所以那些年,我们只能利用节假日,一次次往老家跑。每次回老家,几乎是逃难。得拖着大包小包提前出发,转了一趟又一趟车,这样回到老家就筋疲力尽了。但妻子则并没有怨言,回到老家,她就主动从父亲手里接过钢铲,围上围裙走进生活之中。把一切都打理顺了,就为母亲洗衣、洗头、洗澡,把母亲打扮得光光鲜鲜的。

但这样的料理也因为时空的限制鞭长莫及,等我们第二次回家,母亲又变得野人一般,披头散发,脏兮兮的。所以那些年里,愧疚与自责常常钳制了我。尤其到了夜深人静之时,只要一想到母亲,泪水就夺眶而出。

这样到2006年,我们经过打拼,终于在城里安定下来。有一天,妻子主动提出:“我们把爹妈接到城里来吧。”一听这话,感动就彻底罩住了我。因为妻子主动提出包揽赡养老人的全部义务,也就意味着替弟弟也尽了义务。这份善良与胸怀绝对等同于天空与大地,不求任何回报的。

二个多月后,我们终于在城郊的永和坪找到了一处房子。然后又叫来父亲征求他的意见,得到同意后,就又开始整修房子。

那一段日子是妻子最忙碌的时刻,她几乎每天都要骑车去永和坪催进度,检查质量,上街购买材料。回到家来,依旧是带回一屋子春风。“进度还不错。”或是告诉我:“明天我得去买电线。”这样忙活一个多月,房子整修好了。

父母进城之后,照顾就更方便了。她除了按时将生活费交给父亲外,一有时间,就和我一起去父母家帮他们收拾、整理。老人在乡下生活惯了,不太注意清洁卫生,东西随用随扔。一进屋,她总是围上围裙,包上毛巾,开始屋内屋外打扫。接着就拧了抹布,里里外外清洗。这样一阵忙碌下来,屋子立刻就敞亮了。

这样忙碌时,她还一边给父母嘱咐:“平时没事的时候就把家里整理一下。”或是对母亲说:“妈,您又不下地,一天到晚就只是抽烟,平时就拿起扫帚把地扫一扫,把家具抹一遍。”并且告诉母亲:“洗碗的时候多放些洗洁精,这样油污才能洗掉。”这样吩咐时,父母也满口答应了,但第二次去他们家,也依旧如故。他们养成的习惯,似乎是钉在岁月里的一枚钉子,无法更改了。

所以说过几次,她也就不再说了,干脆自己动手。这样将一切收拾妥,就持了锅铲,上锅灶做饭,烹调出生活的芳香。

但她也常常抱怨:“我这一生就是没享过福,要是有人给我弄顿饭吃就好了。”只可惜我们做饭的手艺远不及她,只能是给她打下手。

除了打理生活之外,她还坚持按时给母亲理发。先给母亲洗过头,然后搬把椅子坐在屋子中间给母亲理发,一边同母亲说着话。那份和谐、温馨与美好就缠绕在她们身边,同时也盛满整个屋子和我的心灵。所以,她就是轴心,一家人都围着她转动。也是一轮太阳,照耀着一家子。

父母自从进城之后,就过上了幸福的晚年,脸上一年四季盛满的都是笑容,再也看不到他们的愁容和父亲的脾气了。两人的身体也一年比一年好,都长胖了。母亲的腰围粗了许多。

就这样,妻子就用她的善良彻底地俘虏了我。从她身上,我也更加明白善良既是做人的最初出发点,也是收获幸福的最大法宝。

东方感恩文化

“海航杯”大型有奖征文专页

征文电子邮箱:dongfang2011@hndaily.com.cn